



江南野史總錄



第一卷

先主

第二卷

嗣主

第三卷

後主

宜春王

第四卷

宋齊王

第五卷

孫忌 劉仁瞻 陳誨 朱元

第六卷

彭昌 尹琳 彭玕 陳貺 沈彬

第七卷

陳省躬 周彬 孫魴 鄧洵美 李家明

第八卷

江夢孫 陳陶 史虛白

孟賓于 孟貫 江為

第九卷

江台符 胡元龜 張翊 劉洞 林仁肇

第十卷

盧絳 朱令贊 申屠令堅 劉茂忠

江南野史卷第一

陽南經眼

螺川龍衮撰

龍衮

龍衮

江南先主

江南先主姓李名昇字正倫其先唐憲宗之子建王
恪之後祖志授署為徐州判官卒于任所父榮有器
度不事產業每交結豪傑以任俠為事屬時離亂群
盜蜂起朱梁統制天下而楊行密專據淮南榮乃感
憤欲圖興復之志然無少康一旅之眾數十里之地
久之聞海賊夏韶眾甚盛欲因之以成大事既往而
說韶曰僕大唐之後少失怙恃遭世多難先祖基業

蕩然橫流為人所所有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遺德宗祧社稷必未杜絕其間子孫必有興者吾雖不調夙蘊壯志聞公英雄士卒勇勁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貴苟成霸業古賢魚水未足為喻韶感其言於是從之遂率衆自海入淮轉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間衆至數千人軍勢頗盛郡邑與戰多為所敗行密聞之因帥師攻之數敗乃為所擒因捕其家盡誅之時先主方數歲且異常兒濠上一桑門與行密有故乞收養以為徒弟後行密大將徐溫出師濠上見先主方穎豐頤隆上短下乃攜歸為己子先主雖少而天性穎悟

夙敦子道朝夕起居溫清左右承顏侍膳迴若成人及遇溫戚屬皆能俯躬迎奉溫婦見之亦頗鍾愛撫養無異逮十餘歲溫知其必能幹事遂試之以家務令主領之自是溫家生計食邑菜地夏秋所入及月俸料或頒賜物段出納府廩雖有專吏主職然能於晦朔總其支費存留自緡疋之數無不知其多少及四時伏臘薦祀牲膾饌肴蒸賓客從吏之費槩量皆中其度逮嬪婢媵姥寒燠衣御紈綺幣帛高下之等皆取其給家人之屬且亡間言溫之嫡子皆好騁田獵先主惟習書計暇則隸射所志必精遂用徐姓

名知誥既長温為娶其婦亦能奉蘋藻致柔順之美
温嘗卧疾惟先主躬侍左右至于糞溺皆親執器動
至連月踰時扶掖出入或通宵達曙曾不解帶或夜
聞馨歎乃率婦同往者數四温于幃間聞人至則問
曰汝為誰耶對曰知誥在斯又問曰彼更何人對曰
知誥之婦温見其篤于孝養而復能幹家知非常品
而諸子難及乃曰吁汝雖異族然吾無親疎先主聞
之侍衛愈謹未幾温起先主婦卒温知其篤孝為之
感歎久之温指侍右一姬諭先主曰此必有福自歸
吾家而門戶長益不啻數倍汝可婦之奉汝箕帚遂

生嗣主及諸王後温凡出征討而疑其帳下故先主
常得奉侍遂習熟武事因能騎射起家為偏將會宣
州叛亂時温已秉軍政遂命大將柴再用討之以先
主監軍事既至乃率部下先擊之賊平先主功居最
遷昇州刺史時諸郡皆以兵甲為務而先主專尚文
儒延納多士未幾會親信饒洞天薦南昌人宋齊丘
一見與語終日館于門下朝夕諮訪政治齊丘遂說
宜頒布六條以率群吏定民科制勸課農桑薄征輕
賦禁止非徭在位十餘年民庶豐實郡邑安堵禮律
修舉庶位公廉城郭濬固軍器充積兵士輯睦人樂

為用義父溫聞其完葺乃以嫡子知訓居廣陵輔政
來自領之遂移先主刺守京口未逾期而知訓為大
將朱瑾所殺初知訓秉政朝廷舉之為昌華相公因
是輕肆驕傲辟命卿相鎮戍藩翰多所不道瑾頗銜
之瑾為人悍毅勇敢決烈獨任唐末屬朱梁篡逆瑾
為郡守拒命不從梁師屢征不克會其兄珙以別郡
先降梁祖親討瑾乃遣珙於城下諭令歸順瑾大怒
乃偽開壁請與兄面語遂飛刃刺殺珙梁祖惋歎攻
圍愈急遂亡歸淮南時人壯之呼其小字為朱憨哥
瑾既殺知訓乃持其首詣吳主曰他有父在非孤

敢聞卿善自為謀瑾乃大呼于市朝因欲作亂時無
附之者遂自剄先主乃率部下渡江以定亂瑾已死
吳主遂委政先主遷左僕射參政握兵權軍國之事
莫不已出越人寇毗陵先主以府兵拒之大戰于無
錫越人奔潰隣境之內惟錢氏為仇因是與之和好
兵甲遂弭乃傾意折節奉上接下禮待將校推其慈
惠致之腹心以寬簡優柔存恤驍勇夙將元寮素所
跋扈者無不樂從互與歡飲士民富實桴鼓不聞朝
廷頽網以禮振舉上下既入遠邇樂推呼之為政事
僕射大江南北封境之間二十餘年治平如砥乃治

府署之內立亭號之曰延賓命宋齊丘為記以待多
士于是四方豪傑翕然歸之或因退休沐之暇親與
之宴飲諮訪闕失問民疾苦夜央而罷時中原多故
名賢夙德皆亡身歸順乃使人於淮上以厚幣資之
既至摩以爵祿故北土士人嚮風而至者殆數十人
羽翼大成裨佐彌衆或人讒先主於義父溫曰軍國
大政請以嫡嗣持之不得假于他人先主聞之乃表
乞罷政務而宋齊丘諫之請緩其事迨數日會溫發
疾卒遂止其議時義弟知詢代嗣父溫鎮金陵遙總
朝綱每與先主爭衡因使說之入朝遂以吳主之命

留而不遣罷其政權由是先主始獲專任朝野歸附
位望日隆遷侍中中書令守太尉都督諸軍事遂襲
溫故事出鎮建康以長子瑒參政進封先主為齊王
加禮建齊國置百官以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遂
受吳禪奉吳主為讓皇徙居丹陽宮改吳年號為昇
元元年尊義父溫為武皇帝義弟知證等請歸姓先
主尤懷徐氏鞠養之惠不忍改之百官堅請於是復
姓李氏立大唐宗廟祀高祖太宗而降追尊四世祖
恪為孝靜王奉考榮為義祖封徐氏二子復為王諸
孫男女俱為郡縣主百官進位有差乃郊祀圜丘禮

畢群臣皆賀復上尊號過而不行郡邑報符瑞者數十亦止而不書以丞相宋齊丘為洪州節度使將行請使通好契丹遂以宮女繒綵珠璣遣泛海而行明年蕃使亦至於是交聘往來者不絕是時江淮無事累歲豐稔兵食盈積而梁宋屢亂群臣咸言土運中興宜復先代疆宇之請其歲吳越災焚其宮室府庫甲兵殆盡群議請乘其敝諸將奮勇者頗廣先主不納遣使唁之厚饋幣粟以賙其乏殆將假而率之以入中土未幾會先主疾篤使召宋齊丘受顧命託以後事長子吳王璟嗣位即日殂於正寢時昇元七年

年五十六謚曰孝高廟號烈祖先主身長七尺姿貌瑰特目瞬如電語意厚重望之攝人與語可愛少遭逆難長罹兵革民間疾苦無細不知初建康有處士汪台符上書陳九患利害之說皆親閱窮究臧否不耻下問稟而行之自登位之後遣官大定檢校民田高下肥磽皆獲允當人絕怨咨輸賦不稽然而仁孝之誠頗動天地圜丘之祭司天奏月延三刻是時上旬月當三更而沒升壇之際皎然如日禮畢而落時饒州餘干民母因抱攜其孫失手墜地其子怒拔刃斫之刃且未及自腰而下忽陷於地先主遂命作

濶刀鏟之又吉州豪民龍氏鬻穀不售上神崗禱廟
求旱為暴震所殺迨末年慙敦慈恕山林藪澤禁止
以時恩澤渙汗及被吾民曰民各生父母安用爭城
廣地使之膏血塗于草野乎自握上權至禪位凡數
十年止一拒越師蓋不得已而為之將終乃謂嗣主
曰德昌宮凡積兵器緡帛七百餘萬吾死之後善和
好鄰境以安宗社不可襲楊皇之跡持食阻兵自取
亡覆苟能守吾言汝為孝子百姓謂汝為賢君矣殂
落之日四方黔首歎息涕泣而輟其食初有禪代之
志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驚逮旦召問將斬之云
夜來偶得月詩先主令白乃曰徐徐東海出漸漸入
天衢此夕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聞之私喜而釋
之又天祐中諸郡童謡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東海徐
氏之望鯉姓也天時人事冥符有如此者也

江南野史卷第二

嗣主

嗣主名璟字伯玉先主長子年始十歲出為郎遷諸
衛將軍典領軍事先主出鎮金陵以國政付之轉兵
部尚書參政事明年亦赴建康拜司徒平章事知中
外諸軍副都統先主受禪封吳王諸道元帥改封齊
王尋嗣位乃改元為保大尊母宋氏為皇太后妃鍾
氏為皇后以太保宋齊正為相封三弟景達為王未
幾告將禪位于宋都留守景達固讓不許給事蕭儼
極諫不聽封長子冀為南昌王是歲虔州妖賊張遇

賢作亂皆絳其衣時謂之赤軍子襲取南康衆至十
餘萬虔守輕之帥兵屢擊皆失利奄至突山去城十
餘里為營嗣主遣將討之連破賊衆遇賢懼棄衆而
走獲其副黃伯雄斬之是歲下令中外廢政盡委齊
王景達參決唯樞密使魏岑查文徽得入白事餘非
召對不見宰相宋齊丘上疏極諫不聽其略云臣事
先朝迨三十年每論議之際常恐朝廷百官之中有
忠赤苦口之人壅蔽不得達其意懇今始即位面不
與群臣相見是陛下偏尊獨任自聖特賢而已是以
古之帝王一人不能獨聞假天下耳以聽一人不能

獨明假天下目以視故無遠邇群情世態不必親見
躬聞而可得知之蓋能廷接䟽越異方之人未嘗隔
絕也今深居邃處而欲聞民間疾瘼艱苦是猶惡陰
而入于隧道也然臣老矣墓木亦既拱矣桑榆之景
而可待以旦乎於是黜齊丘為潤州節度使既行朝
廷有位者咸竊排毀言與親信陳覺等樹朋黨自此
始矣齊丘因乞歸九華舊隱遂封為九華先生議征
建州王延政與福州兄延義有隙遂各稱帝改正朔
更相為亂嗣主使諭以禍福各不從阻兵相殘復會
查文徽素知閩建山路險易遂以邊鎬與文徽帥師

討之復遣祖全思將兵至建陽建州兵亦隔水而陣
因以建州降將孟堅引師自後攻之建人大敗退保
其城時福州民李義殺延政之子自稱留後遣使納
款降嗣主使以義為福州刺史延政由是師益失援
遂平建州執延政以歸封鄱陽王鎮饒州自是汀泉
漳皆降是歲改建州延平津為劍州以劍州裨將陳
誨為劍州刺史遣齊王景達徵九華先生宋齊立與
之俱還崇奉朝請而已是時福州李義專據其地叛
乃詔建州防戍討之及命信州節度使王建封同圍
福州義初求援於越越以舟師浮海而至馮延魯縱

之登岸而不能禦敵越人乃出李義家族將棄其城
會王建封先揚言曰吾軍敗矣燒營而遁諸軍相顧
而潰嗣主歸罪延魯使鎖至建康遂流于舒州是時
虜主耶律德光陷梁宋遣二使來告其价言語通于
中國嗣主問其故曰臣本范陽人歷世冠冕仕郡為
從事者後唐清泰主失御晉太祖以太原叛與契丹
通好結為父子事之為君臣晉祖既因虜兵入洛陽
登極割幽州五城之地入蕃以奉朝貢故令臣事于
虜主守職為郎焉嗣主曰契丹為治何如對曰蕃不
治漢漢不治蕃蕃漢不同治自古而然嗣主曰朝見

何如對曰詔則呼漢兒曰蕃家既無翰墨何以徵賦
對曰蕃地不產穀故無徵賦然臣仕單于迨方數歲
亦未嘗覩虜廷之事或傳徵兵適以箭為號每一部
落傳箭一雙曰何以限多少曰以皮為約何謂皮約
曰築隘巷以一皮籍之兵騎過而踐焉以糜壞為度
徵多則以駱駝次以羊以兔為准曰卿主所以命孤
者將矣為對曰晉少主逆命背約既遣入蕃虜主欲
與君繼先君之好將冊君為中原之主矣嗣主曰孤
守江南社稷系嗣與梁宋阻修若契丹不忘先好惠
錫行人孤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蕃使聞之

遂行時中原無主寇盜縱橫嗣主乃歎曰孤不能因
其危運命將興師抗行中國恢復高太之土宇而乃
勞師於海隅孤實先代之罪人也至於悔恨百端不
能自弭時秦州刺史皇甫暉王建及沿淮群盜皆來
降至明年命兵部尚書賈談入契丹報聘以太傅宋
齊丘為洪州節度使漢河中節度使守司徒李守貞
為漢師所圍遣從事朱元李平來乞師初晉少主世
虜耶律德光再寇河北命守貞副杜重威率衆禦之
至中渡橋為虜主所圍遂降之德光既入梁國明年
歸蕃漢高祖自河東入踐阼重威因叛高祖征之出

城降至隱帝卽位恐重威復叛遂誅之守貞乃重威之黨疑不自安遂據城不順隱帝命周太祖征之攻其城且急守貞懼乃竊遣元等至其表略曰臣之先世乃唐之遠裔祖侯稱將代不絕人茂績殊勲著於簡策昔者巢寇犯闕僖昭失御宗社板蕩為人所有臣雖生於梁末幼失怙恃零丁孤苦遭世多難迨能執戈捐身事晉征討攻伐粗立戰功為高祖見擢俾典禁衛頗著勞績尋屬顧命出守蒲津洎少主厄運遂沒戎虜晉鼎覆餗天下橫流疆宇無主臣不勝憤惋痛心疾首欲効愚忠誅鉏蛇豕恢復先業庶安宇

內功未及立先黨俄臨衆寡不敵遂罹圍迫臣雖躬當矢石以帥群下悉力固守冀殄犬羊殞首不顧臣之分也然預備不虞有備不敗古之善教也臣遠聞君王霸有江左雄跨淮甸禁暴弭亂推亡固存有王者之風將繼巨唐有土者非君而誰况臣忝宗盟敢罄誠款苟君王察臣忠勇憐顧本枝救患恤隣遏強拊順爰遣偏將出為東援則君有五霸之功不讓于桓文之主苟獲全濟實君之惠云云嗣主覽表遂遣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為西面行營招討使帥諸軍並進至淮甸聞河中城已陷守貞勢屈遂與妻子酣讌

於樓上使下舉火自焚於是班師而元等留江南誅
節度王建封初招討使王崇文圍福州命建封分兵
攻守其東城門垂陷因嗣主失機先詔崇文為福州
節度使建封聞之心不平遂受李義厚賂先燒營而
遁國家以前功隱忍未即加誅例轉同平章事建封
不識大體求館中書政事嗣主曰卿乃一使相耳安
可亂常僭于台輔汝無恙開自是人號之為王惹開
日恣跋扈累表邀求發言不遜嗣主怒發前後罪犯
殺之鼎州節度使馬希萼奉使來乞師希萼乃楚武
穆王之子其家法兄弟傳國兄希範違命越次立同

母弟希廣初希萼授桂林節度使自鎮來奔喪未至
希廣懼將害已使以舟師自上流迎衛送至鼎州既
而構隙欲誅希萼故來乞師為援其表略曰昔先主
早以勲業基有楚國不幸即世顧命之夕顯令兄弟
以天倫紹立庶奉宗廟獲享國祚無何嗣君不延永
命奄弃社稷訃音至日臣不勝痛切膚骨血泣頤睫
卽時奔走哀庭冀處苦凶用竭臣子之孝不圖天未
殄禍孽豎構隙間離我戚屬汨亂我先序潛阻兵戈
將謀勦絕苟不更圖殞在朝夕故臣敢遠遣行价殫
布腹心唯君存先王之昔好賴大國之威武許出兵

援以附不腆庶俾盜黨免弄凶器云云嗣主乃遣將
何洙應之會希廣攻之不克希萼遂帥州兵及五溪
蠻攻殺希廣遂遣右僕射孫忌持節立希萼為楚王
既立荒淫驕恣不恤國政其將徐威等作亂乃因希
萼立其弟希崇嗣主聞之遣邊鎬討之希崇出降遂
入長沙迎希萼希崇歸以為王初南漢王劉氏之子
嗣立聞馬氏兄弟敗亂徙江南遂遣將進取桂林侵
至桂陽監嗣主遣大將張巒至柳連間復歸裨將楊
勝侯忠帥表吉二郡鄉師合數千人分道而進至臨
賀山廣人戰于城下廣人敗績城守使雍上流以誘

我忠等見水淺乘勝破木柵而入因各爭功縱兵亂
掠廣人伏兵拒之忠等失利退遇決水泛溢士卒溺
死者大半餘眾宵遁巒未至桂聞忠等敗於是亦班
師秋分洪州高安縣為筠州以右僕射孫忌為相鼎
州劉言叛襲長沙邊鎬棄城走鎬為人柔懦酷信釋
氏凡出征伐無威武嚴號令苟幸克捷多以坐濟為
利初平劔州時人呼為邊羅漢至是政出群小弱而
無斷唯事桑門廣設雜施楚人罹苦謂之邊和尚乃
無守禦脫身夜遁遂流之於饒州是歲周太祖登極
明年建康災焚廬舍營署踰月乃止保大十一年境

內大旱自六月不雨至明年三月民大饑疫死大半
下令郡縣煮粥賑之飢民食者皆死城內外傍水際
積屍臭不堪行是歲兖州節度使慕容彥超奉表乞
師求援彥超乃漢高祖同母異父弟性驕狠而無謀
漢祖既登極遂授以亮追周太祖自鄴入京師彥超
帥部下輔隱帝拒戰尋敗因收集餘騎歸兖據城不
順周太祖將親征之懼而求援嗣主遣兵數千至淮
大為周師所敗俘其將校遂誅彥超彥超常以金帛
募海上客得五百餘輩皆魁岸膂力勇敢及周師圍
城客說彥超曰今圍急城且將陷請開門為公以熟

血相潑一場決勝敗安能于危窘之地坐守誅戮彥
超不能從周祖聞而義之城陷命開圍東角縱之客
結圓陣而出周祖使戒之曰朕既赦汝所過城邑莫
害民人對曰臣皆海曲之民少負節義偶為彥超所
誤不能成功臣之恥也今陛下既釋臣等願歸於農
以奉聖朝敢有他志再取亡歿言訖皆山呼而去太
祖既平彥超乃釋所俘江南將校而諭之曰卿歸語
汝主朕征有罪乃為君之道何煩遠援以附不庭朕
方和結鄰好休邊境是所願也卿可言之嗣主聞而
悔恨忘食先是漢末遣使往湘潭市茶會邊鎬平馬

氏例浮于江南嗣主因而引對慰勞遂以上茗萬斤
備人船遣之自夏口轉令入江陵而還是歲周世宗
嗣位明年夏授天威將軍都虞候劉仁贍為壽州節
度使冬周師入淮旬命神衛統軍劉彥貞帥師向壽
春以禦之遣江州節度使皇甫暉將兵為援時師棄
營退據浮橋以俟我師彥貞議追之仁贍以為師之
姦謀恐其設伏不如養銳以俟其隙彥貞將家子少
長富貴惟貪婪聚斂為務莫知兵法不經戰鬥多喜
虛譽能射帖子俗謂之劉一箭乃曰敵知吾至則先
遁走不追何待裨將臧師節等恃勇寡謀貪功輕敵

不顧兵騎夜發晨食至正陽爭據其橋數戰不利為
周師所敗諸將皆沒凡喪師徒僅以七萬時江淮寧
久民不知兵大軍既敗莫不惶怖諸郡無備皆棄城
而北於是遣牽臣孫忌及鍾謨李德明相次奉表請
稱藩以和周世宗使德明復命議盡割淮南之地為
好德明既還盛稱世宗英德德明固請割地為便陳
覺尤忌德明因是固執割地無益且言德明背國圖
利然德明素無行義言多過謬舉朝不信德明知說
不見用乃大呼於衆曰周師渡江國必亡矣嗣主怒
乃斬德明使齊王景達與陳覺帥師向壽春為援先

是讓皇一族徙居泰州至是命園苑使尹延範迎置
京口時道路已亂延範慮有變將其二弟六十餘人
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嗣主大怒腰斬延範楊氏遂絕
既而嗣主泣謂左右曰延範之死乃成濟之徒歟孤
非不知之不得已矣初江北諸郡興屯田執事者虐
用民力人多怨之又周師至皆以牛酒迎之而周師
不能安撫皆奴隸俘虜視之如草芥民乃不愜相與
起義治農器為兵編紙為甲胄處處保聚謂之白甲
子周師討之每為所禦劉仁贍厲志監守遂襲城南
大寨俘斬數千級裨將張全約周饒皆決以死誓時

諸路進攻朱元復舒州李平克蘄州唐進克泰州周
師在諸郡者皆退舍壽春元帥景達與陳覺屯濠州
聚兵五萬無決戰之計築甬道欲通壽春張全約與
周饒不和仁贍乃斬全約而周饒病死仁贍亦發疾
時朱元陳覺有隙將戰遂與部下叛裨將廷時厚止
之元殺之而行於是諸軍大潰邊鎬等為之擒景達
陳覺奔還劉仁贍疾篤不能視事副使孫羽以城降
惟楚州守將張彥卿不下周師圍之矢石如雨民雖
死困守益堅迨一年食盡方陷彥卿宥將之後善撫
師旅共啗甘苦城破之日與軍十萬戰而沒無一生

降者遂屠其城世宗召江南之俘列承遇諭之以通和嗣主遂遣宰臣馮延巳陳覺奉表至周獻舒廬滁和蘄黃之地以和遂下令去帝號正朔從顯德以營屯應援使林仁肇為潤州節度使贈劉仁贍太師追封衛王贈孫忌太傅追封魯國公贈張彥卿侍中放太傅宋齊丘於池州九華舊隱初朱元之叛舉國震懾時陳覺李徵古每白嗣主言國祚將亡宋公本造國手非此公不可請舉國授之國事委行之後以聞陛下深居後苑與覺時從容奉談釋老而已嗣主乃命中書舍人陳喬具詔將行會喬極諫其議遂止陳

覺自奉使回以世宗之命告嗣主曰江南連年拒命知是宰相嚴續所為可殺以謝過鍾謨聞之不信白嗣主固請北使覆實其事乃遣謨告謝自責言非續之罪此乃本國之過也世宗曰必使續如是乃忠臣矣朕為天下之主肯殺忠臣乎謨既反命嗣主乃下命盡發其前後罪惡遣使監守宋齊丘因自縊而死貶陳覺李徵古皆殺之初既使孫忌奉表稱藩而世宗遣李德明反命議割淮南以和而不聽德明見殺復使景達出世宗聞之怒江南背約遂問忌江南可取虛實忌對曰臣本國雖小然甲兵尚三十萬餘未

易可圖世宗讓忌曰江南不過十數郡而師旅太多
何見欺歟忌曰精甲利兵雖卽十餘萬然長江一條
飛湍千里風濤激湧險過湯池所謂天塹也斯可敵
十萬之師國老宋齊丘智謀宏遠機變如神指授師
徒坐制之勇乃王猛謝安之徒斯亦可敵十萬世宗
聞而惡之乃載忌使諭劉仁贍趣降忌乃反其辭會
左右譖忌於世宗云昔說宋守殷以汴州叛尋殺忌
後使鍾謨還命曰朕與江南大義雖定然宋齊丘不
死殆難保和好尋齊丘之死亦由是焉時彗孛頻見
斗牛之分乃議遷都以避之且建康與敵境隔江人

在下流敵寇若至則嬰城自固苟令外郡守節難救
其難乃為劉禪陳霸先且今吾移都豫章據其上流
而制其根本此上策也群議未決唯樞密唐鎬贊成
其議乃使修葺洪州為定都之計封次子從嘉為吳
王居東宮貶禮部侍郎鍾謨尋殺之貶天威軍都虞
候張巒于宣州殺之與鍾謨謀逆故也改豫章郡為
南都是歲太祖登極建隆二年春嗣主如南都立吳
王從嘉為太子監國所過郡邑慰勞守宰存問高年
疾苦次於廬山與從臣遊於山寺中觀徧覽勝境賦
詩談宴旬日而行三月至南都洪州乃藩鎮之地及

為王都則湫隘尤劇官府營署十不容其一二自公
卿下至軍士皂隸皆旦夕思歸嗣主恐生變憂憤煩
悒因此怒唐鎬阿旨欲致極法鎬懼縊死嗣主方議
東遷未幾而疾作六月殂於洪州年四十六歸葬建
康嗣主音容閑雅眉目若畫趣尚清潔好學而能詩
然天性懦弱素昧威武自嗣主以來常欲脫去機務
游泳淡寂以保嗣社稷不獲其已而聰悟迷惑濶
于聽斷故多為左右所沮東征西討出不由衷刑辜
戮姦於怒故致號令無法長惡稔愆喪師虛國
自己而作及周師俄至頽然無備神情委懾若無所

措先主顧命之詞徒虛語爾孝子賢君不亦遠乎於
是弼于割地媿作藩臣情慮荒悖不能自懋遂議遷
都遁強趨弱亦叔世季年實可嗟悼既至南都常不
自安將宴百寮於殿上忽見故太傅宋齊王自陞而
趨進遂惡之入而得疾數日而殂識者謂信讒而害
于賢良之故矣初先主既封齊王將受吳禪有善相
者至先主遂列諸子見之相者因指齊王景達曰此
雖不及于公然善持守者也先主復出嗣主相者曰
只恐不了公家事先主不從及嗣主繼立常欲禪位
景達與宋齊王既不獲後果喪淮甸而國幾亡矣後

景達出鎮臨川開寶中以壽終

江南野史卷第三

後主 宜春王

後主名昱字重光本名從嘉及嗣立改焉嗣主第六

子太子冀同母弟初封安定郡公周師入淮甸遷神

武軍都虞候沿江巡撫因獵於野時周世宗怒不割

淮南地師衆將渡江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

後主與衆獵馬歎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止嗣主

聞之因立為後以吳王參政嗣主南遷洪州遂立為

太子監國嗣主殂遂即偽位尊母鍾氏為太后立妃

周氏為皇后封諸弟為王百官皆加職罷諸郡屯田

歸州縣委所屬宰簿與常賦俱征隨所租入十分錫
一謂之率分以為祿廩諸朱膠牙稅亦然由是公無
遺利而屯由佃民絕公吏之撓刻獲安業焉乾德二
年始用鐵錢以十當銅之一初嗣主卽位征伐頻起
先主德昌帛布既竭遂議鑄唐國錢其眉曰唐國通
寶約一千重三斤十二兩至數年而弊百姓盜鑄幾
至一斤餘以一文置水上不沉雖嚴禁不止至是有
鐵錢之議旣行至數年物價漸增諸郡之民復盜鑄
者頗多而輕小環外芒刺不及官場圓淨國家雖以
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之益衆而不止又先主世

不驟括定民產自正斛上別輸三斗於官稟受鹽
二斤謂之鹽米百姓便之及世宗克淮南鹽貨遂艱
官無可支至今輸之猶為定制以林仁肇為南都留
守守南昌冬建州節度使陳晦卒時後主罔恤政務
曉於禁中卧聽內道場行童撞鐘有節數喜而召之
與剃度為僧而童子姦猾對曰不敢獨受恩澤願陛
下如佛慈悲廣覃諸郡於是普度焉是歲十月二日
後主納國開寶三年冬後主因校獵於青龍山還大
理寺親錄囚繫多獲原有給事中蕭儼中書侍郎韓
熙載等彈奏稱獄訟必申有司囹圄之中非車駕所

宜至請省司罰內帑錢三百萬充軍資庫用三年夏
太白日見至秋方沒又二日相觸時人以視見之是
歲韓熙載卒天王使至諷後主入朝昱不應詔初流
言共謂北使竊同後主廷餞至船必載之北渡自是
後主懼不復登使者船秋撫州齊王景達卒遣弟宜
春王從謙入朝京師冬有商人上密事請竊往江陵
焚燒北朝所造樓船戰艦數千艘乞割符驗後主懼
事泄不敢聽於是商人遁去下令貶損制度下書稱
教改中書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為會府御史臺為
司憲府翰林為崇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降諸王為

郡公初臺閣殿各有鷓鴣自乾德後天下使至則去
之使還復用至是遂除四年冬南都留守南昌林仁
肇卒遇鴆也誅內史舍人潘佑戶部侍郎李平以待
衛親軍都虞候申令堅為吉州刺史六年遣次弟鄧
王從益朝京師尋遣回諭後主入朝六年冬王師濟
江克池州以天德軍都虞候杜真帥師禦之敗績于
當塗遂戒嚴城守下令去開寶之號公私牘籍稱甲
戌歲募民獻納緡粟以裨國用而署之以爵秩時獻
者頗多袁州萍鄉制置使劉茂忠破潭師於境內八
年春有彗星孛於東方初亘中天其末曲向北時謂

之掃星迨曉至亭止短如帚焉城將陷沒越人攻丹徒命同德軍都虞候盧絳督舟師出援之是歲閔民為師徒初先主之世既為量民田以奠科賦自二緡而上家出一卒號為義師中有別籍分居又出一卒謂之新生擬軍至民間有新置物產者亦出一卒謂之新擬軍人于客戶內有三丁者抽一卒謂之團軍後改為拔山軍使物力戶為之將校董之又嗣主之世許諸郡民划競渡船每至端午官給綵俾兩兩較其殿最勝者加以銀椀謂之打標皆籍其名至是盡蒐為卒謂之凌波軍率民間傭奴贅壻謂之義勇軍

又募豪民皆自備緡帛車服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輩謂之自在軍民應之者益多矣王師圍急乃竊降蠟書招百姓自老弱外能被執者謂之排門軍凡三十等名遣赴邊境及登城把守建康城陷方罷歸農其將校起發入京師數年放還鄉里夏誅神衛統軍都虞候皇甫繼勳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贇自得陽湖口帥水陸諸軍將校援建康進次虎蹲州與王師合戰眾皆潰令贇死之初後主以大兵圍近歷年百姓疫死士卒乏食俾陳喬作降款與太子出降使人行與約詰旦至午未決尋城陷都招討使曹彬既入後主

出拜於宮門彬曰何故負約後主無辭惟言人心不一故也遂令左右奉璽綬上彬彬復命後主作書委諭諸郡令以城歸順惟江州不從其裨將胡則殺刺史監軍使遂據城叛先鋒曹翰率衆攻之師老而疲至明年冬食盡方陷遂屠其城王師旣入建康唯後主宮門不入時昇元寺閣數層高可十餘丈梁時為瓦棺閣豪民富商之家避難于上殆千餘人為越人所焚一旦而熄彬乃使監守後主與二弟太子而下登舟赴闕百司官屬僅千艘將發號泣之聲溢於水陸旣行後主於舟中時泣數行下因命筆自賦詩云

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間坐細思量旣至汴口欲登禮普光寺左右猶諫止後主怒而大罵曰吾自少被汝等禁制都不自由今日家國俱亡尚如此耶登之拳拳而禮歎念久之散施衣物緡帛至京師乃面縛銜璧群臣輿櫬以見太祖太祖以後主拒命勞師然念稱藩入貢二十餘年乃赦之後主與臣寮素服徒步太祖御乾元殿乃告曰汝為江南國主已乎是見左右班列儀衛嚴肅股慄久之不能對尋命赦

罪賜冠帶遣就館封違命侯授左千牛衛上將軍太宗登極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秋後主因疾作上宣翰林醫視藥中使慰諭者數四翌日而卒在偽位十五年年四十二贈太師追封吳王給賜含槨彌厚中使護喪事初後主既違朝旨拒命不行嘗謂人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躬擐戎服親督士卒背城一戰以存社稷如其不獲乃聚室自焚終不作他國之鬼太祖聞之謂左右曰此措大鬼語耳徒有其口必無其志渠能如此孫皓叔寶不為降虜矣至是果然後主自少俊邁喜肄儒學工詩能屬文曉悟音律姿

儀風雅舉止儒措宛若士人酷信浮圖之法垂死不悟常於禁中署僧尼寺宇中常所聚徒迨數百人朝退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轉誦佛書手不暫釋拜跪頓顙至為痛贅親為桑門削作廁簡子試之顯頗有少澁滯者再為治之其手不抄乃學佛握印而行百官士庶則而效之由是建康城中寺院僧徒迨至萬餘親給廩米帑藏緡帛以供之常召募有道士為僧者與之二金往往貪苟而為者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不聽乃曰僧姦淫卒圖還俗今若從之是縱其欲勒令禮佛三百拜免其刑北朝聞之陰選少年

有經業口辨者往化之後主崇奉謂之一佛出世號
為小長老朝夕與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
又說令廣施剎梵營造塔像身被紅羅銷金三事後
主讓其大奢乃曰陛下不讀華嚴經爭知佛富貴自
是襟懷淑恍兵機守禦之謀慌然而弛困廩漸虛財
用益竭又使後主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僅千間聚徒
十衆旦暮設茶食無非異方珍饌一日食之不盡明
旦再具謂之折倒時議謂折倒為翌日識及大兵至
獲為營署北朝又俾僧于采石磯下卓庵自云少而
草衣木食後主使賣供獻佯為不受乃陰鑿穴及壘

石為塔濶數圍高迨數丈而夜量水面及王師剋池
州而浮梁遂至繫於墘穴且渡南北不差毫釐師徒
合圍乃召小長老議其拒守對曰臣僧當遙退之於
是登城大呼而周麾兵乃小却後主喜令僧俗兵士
念誦救苦觀音菩薩滿城沸湧未幾四面矢石雨下
繼勦之後方疑無驗乃鳩而殺之時城中有僧數千
表乞被堅執銳出城鬪戰後主不從曰不可毀他教
法宰相湯悅吏部尚書徐鉉之徒但順非文過尸祿
希旨曾不一言諫諍坐待王師陰伺敗亡隨作俘虜

韓熙載諛佞苟容嘗上疏云諸佛慈悲尚容悔過言
多此類任成禍胎見危是幸迨盧絳出水戰生獲裨
將及甲士百人其校身狀魁岸容貌甚武將見後主
或告之曰若對官家善為詞說必免其禍校乃抗聲
彼則一國主何官家之有既見喏而不拜後主喜而
且懼因問北師中似汝輩者幾對曰國主若悟誠宜
趣降為一城生民延命苟不如是旦夕之中適為魚
肉如吾輩者幾萬何足問之後主默然無斷久之令
出為閹人所刺乃大呼曰吾恨死不得其地矣餘甲
士皆重傷後主哀之給飲食藥餌治之迨損引見各

給曰官家如佛慈悲好生惡殺臣者無以為報答願
踰城竊斬北師以謝生成乃夜縱之迨旦皆割馘而
至後主喜之賞賜有加于是再遣之而不復至矣後
主不知賊則城外百姓耳獻焉故城中虛實之狀皆
被測之諸郡有斷死獄者當先奏牘既詳覆無疑乃
於佛前炷香藝燈以連旦為驗若火滅則從之如燃
則貸死富商大賈有犯法者乃賂左右內人竊續之
而獲宥者多矣其為人茫昧如此不亡何俟初北朝
兵將興吉州子城上有神見頭如車輪額上有珠光
燦如月其軍民皆看數日而沒今俗呼為天王樓又

建康城外沿江排大樓船皆有將軍之封忽一艘且
吼如人聞於十數里後主乃降杖決之又見鳧雁自
北而飛迨千群至城側叫嘯悲鳴遺糞於城屋及女
牆上皆白而臭月餘乃止城中士庶衣碧服染時須
經宿露則愈鮮時呼之為天水碧廬陵曾氏將娶婦
忽化為女後嫁之生子焉又有海鮪形如大堤長數
十丈至於潯陽值冬水涸不能旋每每噉喙水自腦
出或云海神取其珠矣迨死人食其由多者至卒以
脇骨為橋脊骨為白鮪者鯉之類也既死則國亡其
怪讖多若是豈之君臣皆顛蒙不悟其妖

宜春王從謙嗣主第九子後主之母弟幼而聰悟好
學有文詞年未弱冠有能詩之名嗣主嘗于苑中與
宰相奕而從謙侍側嗣主命之賦觀碁詩從謙乃命
筆立賦曰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沉吟相對終無語爭
先各有心恃強終有失守分固無侵若弄機鋒處滄
溟想未深嗣主覽之驚嘆令頒示百寮以為規誡士
流爭寫紙價湧于建康及後主嗣立封王開寶中天
王詔後主入朝豈未行乃遣從謙奉朝貢既至敷奏
無失禮節太祖優恩封之為堯王賜第宅錫賚頗厚
恩極藩戚未幾侍上從容謂之曰卿可貽書與國主

令入朝奉朕當大駕抵宋亳而迎封之以大府所謂彼此遭逢自無失時從謙對曰臣兄以庸菲之才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之入朝實千載一遇必須奉詔太祖因賜酒食緡帛而罷及從謙為書使至建康輸以上意而後主為陳喬等所制乃不從及平建康後主入朝太宗詰以不從從謙之旨拒命勞師後主懼乃偽對以不聞其命太宗怒遂降從謙于南班既以家國喪亡爵秩貶妃御不存默默不自安遂臥疾數日而卒初從謙奉使質而不返其妃每哭詣後主無以為計每聞至必避之而已兵未

起以思慕不已而成疾卒後主后周氏司徒宗之少女前后之妹少以姻戚往來宮中後主見其美容乃納之前后疾亟忽見后入乃問妹妹幾時至宮來后時年幼不知嫌疑即以實對曰既數日矣后怒遂面壁而卧至死不顧后既殂常入禁中至納為后乃成禮而已將納采後主令交鴉被以繒綵使啣書極於侈靡及親迎民庶觀者咸登於屋有墜瓦而死其夕讌群臣韓熙載而降皆為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謹自是士庶婚姻寢成風俗及後主封違命侯后封妃太平興國三年後主殂未幾后亦卒

江南野史卷第三

江南野史卷第四

主傳宋齊王

宋齊王字子嵩世為廬陵淦陽阜山人父誠因巢寇之亂與南昌人鍾傳同起于草野唐主不能制時高駢鎮淮南遂表傳為洪州節度使尋封南平王以誠為副使卒于任所齊王因是以為故里焉齊王少孤好學為文其體頗質朴而無師授業貧窶遂遊學於諸郡自以世亂乃篤志于商君長短機變權霸之術與之談者皆屈莫能究其涯涘時先主刺昇州其親友饒洞天出守廬陵齊王因刺謁之與語終日延

子門下旦夕為之醮因訪時務未幾洞天解郡遂命
載歸廣陵未至而洞天疾病且死因遺書薦之于先
主至既棲遲逆旅累調罄乏因吁嘆數四其鄰倡優
女魏氏聞之乃竊賂遺數錢由是獲備管幅遂克投
贄一見先主賓之以國士大獲賂遺尋娶魏氏館
而給之因說先主廣延儒素務農訓兵黜陟妍否進
用公廉修舉廢墜制御姦雄凡數年間府廩盈積城
隍完峻士卒驍勇義父徐溫間而往自鎮之乃遷先
主刺守潤州未幾溫嫡子知訓為朱瑾所殺齊王乃
勉先主帥兵渡江以平其亂冀衛社稷潛立大勳代

秉其政若握重兵制禦群下可成洪業既至遂果代
之時吳主既弱政出多門君臣綱紀弛而不振乃修
復政理動據禮法務蓄民庶罷其不經總以要務寬
省征賦農有定制官無虛祿輯睦公族撫存將校優
給卒伍爵賞有功刑辟中度斥捕攘寇上下咸乂皆
齊王之謀焉又說以虛懷待士博訪藝能遂立延賓
亭招納賢豪以敦著時望復創一池中立亭宇每與
先主登臨乃屏絕人跡以議家國或至夜艾池亭今
猶存焉先主欲致之重位然為溫所忌遂署為府中
從事溫因擢拜右司員外郎復授諫議大夫兵部

侍郎居府中日議庶政乃使人於淮上延接北土歸
義士大夫孫忌韓熙載等數十人皆以仁愛惠義致
諸腹中故得人莫不樂為之用齊王自揆以草野之
人遭會英傑言聽計從身居顯位儒家之榮於斯為
盛遂告歸豫章改葬既入九華山下卜居退身表乞
致仕吳主累召乃數表堅讓略曰昔高宗之夢得說
西伯之獲非熊况臣非築巖之相釣渭之賢祿位彌
重宜居山野云云時嗣主已為大將軍先主使賈吳
主詔親往慰諭優辭敦勉彌留旬月然後乃起方舟
並濟好狎如友既至先主喜分約父子授中書侍郎

遷僕射平章事先主位望崇重基構彌隆因謀為禪
代乃請先主改鎮金陵以基王業交結鄰好綏悅守
宰廣覃恩施撫緝遠邇吾輔元子觀其間隙以待時
情於是從之然吳主恭默勞謙人心未殆而宮禁之
內嬪御貴戚聲效噓歎之微齊王莫不知之以陰間
建康議以劉穆之之輔宋祖無以過之吳主忽謂左
右曰孤克己雖勤為下所奉然為徐氏制馭名存實
喪今欲求為一田舍翁將安所歸乎遂泣下數行齊
王聞之乃還建康議遷都金陵吳主既半渡遂引至
潤州安置號丹陽宮未幾使諷吳主禪位先主既膺

禪位齊王復請歸姓以紹唐統冀德威四方遂遷左
丞相司馬元勳乃就國步既安因表罷相庶崇且足
以避賢能遂除洪州節度使既至乃召故老親屬與
叙情舊飲宴彌厚溥霑饋遺乃改其故里為愛親里
坊為衣錦坊更易弊政補緝郡條庶民便利莫不榮
之迨先主疾篤詔還受顧命託以後事嗣主立加太
傅以前官相之嗣主襟量仁懦言幾玩狎恭已無法
大失統御或深居官禁全忘宵旰齊王每犯顏諫正
陳以昧旦之道馭朽之危又欲捐社稷傳位于太弟
於是上疏論及先主創立之艱憂勤之重狂諫不從

未幾以為浙西節度使自是左右侍從皆東宮白面
少年儒流雅士韓熙載之徒多肆排毀以先朝老臣
終不為少主所用嗣主顧盼頗見慢色齊王知之求
罷其政但奉朝請而已年既衰暮自負勲舊不能折
節降身隨時容衆為鍾謨常夢錫江文蔚蕭儼承非
順旨尤生謗瀆乃歎曰烏盡免死則弓藏犬烹矣因
表乞歸九華舊居嗣主與左右皆以為詐徵要君上
乃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縣公食一縣之賦至四年
嗣主命齊王景達就詔與俱還逮康亦奉朝請而已
至六年又出鎮洪州九年優詔還拜太師固讓十一

年復往南昌十二年周師入淮旬詔還謀難始齊王
賜歸九華朝廷多用文儒以干戈為戲屢征閩建復
討湘沅外乏師旅內竭帑藏國用軍器蕩然虛匱淮
甸疆境棄如土芥養老乞言以為迂典諮詢謀諏恥
而不行周師暴至遂失備禦方詔還議軍事未至以
劉彥貞為都統出援壽春齊王聞之曰斯乃蹴鞠射
帖之徒焉能總衆以禦勅敵辱國喪師必是行矣既
至因表乞急詔還彥貞聞之狼狽而行未幾果叛復
以朱元又叛諸郡皆陷選將閔師稱藩割地非匪專
謀復告老謝疾乞骸歸南昌既而嗣主自亡淮南神

情躁撓荒悖不安嘗曰孤欲屣脫國務放心雲鶴每
思寄託恨未得人時陳覺李徵古等常見親密因順
旨而言齊王先朝夙老謀家造國四方所知若委之
國事俾繼伊旦陛下暫輟萬機高宴深宮候睿德隆
寧歸政何晚又會鍾謨北使返諭稱世宗曰朕與江
南分義既定然宋齊王不死亡難保其久永合朝順
非遂成曩隙因是貶殺覺等時齊王不知其旨乃見
艦艦舟詔入遣歸九華既至遂絕糧七日而卒齊王
昔常著啓云至於干懇萬端只為飢寒兩字人見其
死謂之自讖齊王所薦進者唯能先萌未兆智策宏

遠才堪致化理能易俗與己合志同方者乃授援擢
凡數十人名皆顯達貴歷朝廷豈以尋章摘句戕賊
經史殘剝古人之詞為文士者哉故齊王之學天才
縱逸穎出群彙混然而得非耗蠹前修而為之辭至
如鳳臺山亭詩延賓亭記九華三表有古儒之風格
化書五十餘篇頗幾於道家凡建碑碣皆齊王之文
命韓熙載八分書之熙載常以紙實其鼻或問之故
答曰其辭穢而且臭時見謗誹多此之類齊王嘗與
先主議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使之泛海北通契丹
欲圖復中原而虜主耶律德光使至厚幣遣還迨至

淮北乃使人殺之復遣沿海賈琛以為報聘虜主不
知謂北朝殺己之使因漸構隙前後如是者數四于
是德光大怒數寇邊境及啣晉少主與之抗禮遂入
梁園遣使召江南與之會讌國主謙抑辭而不行故
周世宗初征淮南詔書云結連并寇與我為仇勾誘
契丹至今未已皆齊王之始謀也或云虜母青媛乃
江南之嬪且當嗣主懦躁輕肆失言陳覺之徒諂諛
率爾詭對不能慎其樞機禍及正人亦非夙心素志
同誠協謀復會鍾謨蘧篔篹譏隱交亂庸君九華之墳
未草謨亦繼誅蕭儼以蒙瞽無文慙而復訐江文蔚

辭賦常品學非博通常夢錫以幃箔之內猥雜不修
韓熙載淫而無行縱誕不持豈能知變識幾立功定
業當齊正秉政莅任皆斥腐儒鯁生身誇行穢故不
大用位已崇峻由是哆于頰頰背憎面譖群誣黨議
平舌百辟加之齊正性度不能洪綽襟器斗筭苟不
附已莫之容忍汪台符譏其名字潛沉深淵初鎮南
昌日有故識慢言致之大辟乃榜其尸曰毀辱先今
謗訕今上亂臣賊子宜棄市朝斯亦孔子所謂管仲
之器小哉初囚九華乃命筆作老牛歌以獻為者
所匿今傳于人口將死謂人曰吾昔幽囚楊氏子泰
州一無聊生吾之罪也然今一死故無所恨遂自縊
而卒年七十餘矣有一子先世而亡

西卒五十七餘英南之子凌世而子
州一無嘲主晉之罪去於今一過共無恨
則遠自誌

江南野史卷第五

孫忌 劉仁贍 陳誨 鍾謨 朱元

孫忌者本名晟山東齊郡人少家貧力學能屬文朱
梁王舉進士會莊宗立號河北方召募河南仕人忌
因亡之署為著作郎直史館莊宗滅梁隨都洛下迄
明宗嗣位以莊宗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出鎮汴州辟
忌為判官遷員外郎中殷猜之性不能自安忌因說
之叛明宗使安重誨攻之城陷守殷伏誅忌乃窘迫
落髮為染門將亡淮南時圖像索之頗急至正陽未
濟走騎適至疑之忌乃佯為捫虱啗蟻追者睥睨久

之乃去忌方獲濟至旅邸翹坐先主常使親信於淮
頭竊覘過客見忌姿儀偉重有異常僧乃走庭下喏
之忌端然不答逆者知之乃聞先主使人迎置門下
優容禮問忌以實對遂令蓄髮冠帶後從先主渡江
署節度巡官彌見親寵每至宴談迨旦迄夕與徐玠
同禪禪代擢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文辭豐順優宛而
古尋遷中書侍郎才宏口辨詞說泛濫常為宋齊王
所忌憚迨嗣主卽位素所畏重累遷右僕射平章事
與馮延巳俱相頗有志于重熙富庶燻育疲民時已
下湖南忌白嗣主楚國兄弟自取敗亂其民何罪使

之困瘁欲且解桎梏益陽之師以節鉞授劉言使自
安緝冀惠有衡潭之地則二藩在吾彀中爾延巳狠
復不識大體不然其議未幾劉言果襲取長沙邊鎬
棄城而走忌鄙延巳謂人曰玉卮象甌盛內狗穢雞
樹鳳池棲集梟翟遂求罷相嗣主許之未幾會周師
攻淮甸劉彥貞等全軍陷沒劉仁贍固守壽春嗣主
懼遣忌與王榮質鍾謨李德明相次奉表稱藩請和
周世宗留忌使德明反命請割淮南十四郡以江為
界朝議不從殺德明遣齊王景達陳覺朱元等救援
壽春與周人屢戰會朱元叛軍遂遁唯仁贍堅守不

下世宗怒江南失約遂引忌責之及話江南事實忌對以兵甲尚強宋齊王良相也乃致忌於樓車令呼仁贍趣降忌知終無生降之理不忍負國家恩顧至城下乃反辭大呼曰劉仁贍汝好固守城池江南救援卽至我遇強暴死在旦夕汝可效死立忠無為降虜使我羞於泉下左右交擊其口忌顏色自若世宗怒殺之將卽刑整衣冠望南而拜曰臣不忘主恩謹以死謝遂斬之忌家先為明宗所誅過淮娶娶婦高氏乃燕公駢之少女无子有隨婦子李紹慶嗣主優秩以慰之迨封中書令魯國公

劉仁贍者濠州刺史金之次子也少習兵法起家小將性淳謹器度偉重喜怒不形於色總領兵士嚴而不殘有良將之才出典郡符剗治無滯有政績能名軍民樂其仁信詔入為天威軍都虞候常直宿衛復出鎮江夏長沙之役師舟刺安撫郡邑士民服從入典禁兵甚見親任保大十三年出鎮壽春未數月會前監軍使奏罷冬月泝淮把淺屯戍饋糧仁贍奏以邊境修禦弛廢乞分重兵以防不虞未報周師暴至城中將校軍吏皆撓懼不知所措仁贍按行城壘分兵指授守據要衝視如間隙衆心遂定劉彥貞援軍

既至將追周師仁瞻固止之曰北人姦詐恐其設伏
故宜按甲養銳以俟其隙彥貞性本佻侮不習兵術
乃曰賊聞吾至必先遁走所謂縱敵恥也不追則貽
患於是奮行果為所敗自是群下服其料敵各勵死
力以聽任使之命周世宗帥眾四面攻擊仁瞻支梧
拒守經年不能下遂與裨將破城南大寨斬獲數千
級北人大懼又表邊鎬代己守城自帥兵決戰冀定
得表嗣主畏懦雖加撫諭不從其表因憤恚而疾其
子謀叛遂命立斬監軍使周構哭而救之亦令併誅
及周世宗樓車載孫忌于城下大呼仁瞻曰汝可固

守城隍效死立忠無為降虜使我羞於地下于是士
卒聞之心堅鉄石仁瞻猿臂善射發無不中一旦世
宗親臨城下坐幄中觀戰士攻城仁瞻自城上射之
矢去御坐數尺輒墜左右驚愕咸諫請少避之世宗
乃曰一箭射殺一天子天下寧復有天子乎遂命左
右進床坐于墜箭之下矢復至又遠數步而止仁瞻
知之因捐弓投矢謂左右曰斯乃天也非吾不能中
之吾世受國恩兄弟門列榮戟者數人然不能治危
扞敵寧靜邊境貽憂君父吾且耻之今雖病猶能奮
力執戈與諸君背城血戰死于旗鼓之下乃吾之分

終不以大丈夫之節屈身以事二姓矣久之世宗駕
亦起仁贍疾彌加不能視事副使孫羽等懼不能謀
遂以城降世宗嘉其忠果使昇至親自慰諭授以節
鎮之任仁贍不起以手指口而卒時日陰曠天雨黃
沙士卒聞之莫不人人銜泣而哭曰上天不仁而使
吾父死也何用生為自刎者數十人初仁贍歷歲久
不克世宗城淮北為壽州迨仁贍死乃以故城為壽
春縣君子曰以周世宗之神武雄斷當矢石而不懼
予觀自古帝王之達者一人而已况太祖太宗躬總
元戎而蕞爾彥貞可禦諸乎仁贍出未逾月而淮上

兵起其得士卒之心樂為之用命若非良將又焉致
之

陳誨者建陽人生而期月足勁能履父母異之小字
阿鐵為人勇敢足膂力長而任俠仕至郡裨將軍中
壯之呼為陳鐵諸軍圍建州誨每出戰前鋒懼之難
與為敵及城陷為王建封之衆所獲將釋縛斬之自
踴出於群衆執者不能制追之不及乃奔查文徽軍
中文徽素已知其驍壯遂以為小將俾領其舊部招
集亡叛復與潘承祐薦于嗣主以為劔州刺史及征
福州李義誨為前鋒大破其將馬先進之衆遂遷建

州節度使委鎮邊境有吏幹兼治農戰軍中化服及周師入淮旬誨遣長子德誠引卒數千赴難于壽春諸將戰多不利喪失師徒唯德誠出入堅敵未嘗少挫鋒銳班師之日獨賞其軍旌之為百勝授以和州刺史德誠自少好學才兼文武有能詩各後累刺池虔為郡有政績故誨之爵位累至同平章事在鎮十數年多薦儒學甄升將校時議多之因疾求罷後主召至建康疾篤親臨其第視問慰勞即日而卒其諸弟一皆官至顯位焉

鍾謨會稽人徙居建安博學善為文章嗣主愛之遷自末品寵任異常轉至吏部侍郎謨為人諂諛佞媚反覆難信復多妬忌及奉使為周世宗所善使歸諭旨乃擅自益加諸潤色常以蘧篚為陳覺所排少與李德明親友頗怒覺等樹黨攻之固求北使覆驗覺言嚴續之事往來數四嗣主不能揣悟事理獨任偏辭貶殺覺等讐加元老自謨之始也時議以嗣主使鍾謨覆實而殺覺若使覺覆驗必殺鍾謨也及遷禮部侍郎知當事主者之在多換其毅權勢危峻剋制侵官百司之務多出于己李德明之死唐鎬預其謀至是鎬懼不自安會信州刺史張巒入衛謨素與善

每詣謨第輒屏左右而語或至夜分鎬知其因構之
及太子冀卒子幼從嘉乃冀同母弟當立謨與第七
子紀公從善同使北朝尤昏優狎頗相稱譽因白嗣
主言從嘉志德俱涼非社稷之寄盛稱從善器度崇
偉真人神之主嗣主由是積怒不已逐于饒州尋殺
之謨始殺陳覺迨唐鎬除謨罪亦見誅不亦可乎
朱元蒲津人仕本府節度使李守貞為從事周太祖
輔少主將禪代守貞不從太祖帥師圍之急乃使元
洎李平奉表來乞師嗣主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為
北面行營招討使與劉彥貞查文徽魏岑等將兵救

之間其城陷而守貞自焚乃班師因是署元以文資
與平累遷至尚書郎及周師伐淮南諸郡守將皆遁
時元帥萬餘衆克平舒州會元帥齊王景達與監軍
陳覺有隙疑其將叛遂密表請遣元詣濠州議事元
聞命恐為覺所害將叛其裨將時廷厚不從元殺之
至紫金山將戰遂以所部降于世宗於是諸軍大潰
景達陳覺亦奔還嗣主怒議斬元妻子妻乃查文徽
之女文徽屢表雪之誠款懇切嗣主署其表曰只斬
朱元妻不殺查家女文徽乃無辭世宗以所叛之衆
別作一營以元為蔡州刺史

為知遇使候其出乃往署門以譽之凡自遺補而下
迨百人皆刺謁焉由是聲華蔚然擢上第不十數年
累秩相輔時昌四世祖居于僧孺母墓之側應諸科
舉至京師僧孺聞而引與見問其墳陵彭氏幼而不
知默不能對及歸為修其塋會僧孺罷相出鎮襄陽
未幾暴薨故其墳未曾封至今本縣圖經俱載聰明
泉側有牛相讀書堂餘址尚存其墓所左右前後峰
巒絕秀宛如侍衛曲澗流波逶迤而去頗為人所欽
慕而昌之子孫或農或儒世不絕人焉
尹琳者其先擢為晉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封鄱陽侯

擢死葬于廬陵永新縣積慶鄉今墳猶存而諸尹僅
數百家皆其子孫也唐開元中尹氏女姿容頗麗性
識敏慧不因保姆而妙善唱歌因重陽與群女戲登
南山文峰而同輩命之歌乃顰眉緩頰怡然一曲聲
逗數十里故俗者舊云尹氏之歌聞于長安時刺史
因行部至邑間而問之左右或對以尹氏之女乃使
召之見其容質娉婷年方及笄因表入宮封為唱歌
供奉日受恩寵喉音絕妙為天下第一小時海內樂
人及至王公貴戚共以邑名呼為尹永新僉曰自秦
青娥之後一人而已後元會大燕含光殿盡放長安

百姓反戎狄之長入觀大內時燕方酣百戲繁劇而
群音囂喧無由過禦聖情煩撓左右計無所出高力
士因推永新出纜歌一聲群噪皆默于是皇襟洞豁
至夕而終今存始歌處後人號為玉女峰焉立廟祠
四時祭祀或天色愆亢禱之能雨及唐末有任翰林
大學士者改其鄉為才德里為大學琳之子孫乃其
後焉

彭圩者籍為廬陵人少好學通經傳唐梁之際天下
阻兵遂以門籍率群胥有大志常怏怏不樂于吏事
每自肆坦不從職務時曹皆鄙之一旦吏酋李氏因

私命僭屬燕飲而圩不之召自往赴之見十數輩已
會久之李不具饌圩知其忌已遂去偽遺其席帽行
數里乃復往見其宴笑飲啗圩乃含笑取帽而去歎
曰大丈夫當取富貴食列鼎俎何至狎此鼠輩而聚
飲啜乎其婦聞之曰請以箱奩之資易酒饌以致報
何歎恨之有圩從之乃召李氏主客皆至酒酣謂眾
客曰圩不慧不能從事於諸君請自此決退耕于農
矣既歸鄉里有山名王嶺遂破家鬻產治鐵為兵宰
牛練楮為甲冑與兄弟唱召義師以自衛鄉黨為名
得勇力無賴五百餘人圩乃建立偏裨與約號令聞

于郡縣守宰未能禁未幾會群盜數千攻剽撫州雖
鍾傳都督江西八郡不能制禦時南城人危全諷兄
弟亦起義師結連玠併力攻之斬其賊帥衆盜奔潰
傳聞其勇敢不獲制之遂表全諷為撫州刺史玠為
吉州刺史玠歸本郡乃廣城池務農調禁人賭博時
有數卒竊為玠乃斬之于市以令衆庶玠欲報李使
人誘之傳于其家李未之知遂圍之盡誅其妻孥數
十口其偏裨將校袁大蟲等十數輩因私言曰使君
今已位重皆賴吾等力成其功而諸將並無分祿之
地玠竊聞之因雪寒伏甲于幕下夜會諸將軍宴樂

酒醉因盡殺之及楊行密據有江淮而鍾傳死南昌
已歸順玠強項不從慮勢孤弱使通好潭州楚穆王
馬為援因與危全諷及信州危仔昌虔州盧覽子等
數州聚兵不攻方進取江州行密日遣大將周本征
之玠等逆戰于象牙潭為本所敗退走乃使兄弟立
寨于新淦二十里風崗拒之時寨中得玉筍山道士
劉守貞能驅鬼神每吳兵掠寨劉則嚶水調角風雨
雷霆倏忽而起吳不能攻迨數年一夕劉死遂戰不
利棄寨而歸玠夙將既先誅戮無以禦敵乃拋郡退
保禾州遂連馬氏因盡掠百姓戶口幾十餘家入柳

衡馬氏以玠為柳州刺史兄弟皆涖縣邑迨十年而
玠死囚鄉酋龍寶光裂裳為旗夜呼內外曰有欲返
江南者請從此行凡得數百戶迨千餘人以歸其副
使發兵數百遮之寶光乃帥丁壯執大斧長刀臨水
拒之與戰追兵而還至今王嶺風崗寨地存焉及馬
氏歸順江南餘民皆至唯玠之子孫耻而不返初玠
既入湖南行密使掘其墳上墳陵唯見大蛇長二丈
許目未開遂殺之玠亦死一本玠或作盱
處士陳貺者閩中人少孤貧好學出遊廬山刻苦脩
進詩書至數千卷有詩名聞于四方慵于取仕隱于

山麓歲時伏臘慶弔人事都未暫往時輩多師事之
有季父為桑門每賴其給有詩數百首骨務強梗出
于常態頗有閻仙之致膾于人口其中有景陽臺懷
古云景陽太廟地運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
論非酒濃沉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興亡事正當家
用肥嗣主間之以幣帛徵之乃幘巾條帶布裘鹿鞞
引見宴語因授以官貺不受苦辭嗣主見其言語朴
野翔集疏逸不却其志因錫以粟帛放還舊居十餘
年卒時及七十貺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郎
燕爾安乎貺答曰呵呵僕少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

衣裾之下有此珍美乃更咤及就徵或問處士細君
置之何所對曰暫寄師叔寺中或曰婦人年少為德
不一何以防閑答曰鎖之矣或曰其如水火何貺曰
鑰匙亦付之矣淳質如此名士過其故居多詠焉
沈彬者筠陽高安人少年好讀書有能詩之譽屬唐
末離亂隨計不捷南遊湘湖隱雲陽山十年許與淳
屠葦虛中齊己以詩名互相吹噓為流輩所慕尋歸
鄉里訪名山洞府與學神仙人慕喬松虛無之道往
來多之玉梁閣阜二山入遊息焉先主移鎮金陵旁
羅隱逸名儒宿老命郡縣起之彬赴辟命知其欲取

楊氏因獻觀畫山水圖詩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
河整頓難先生夙聞其名覽之而喜遂授秘書郎入
贊世子未幾以老乞骸骨歸乃授吏曹郎致仕年將
八十修養不怠嗣主至南昌彬乃撐舟往見嗣主以
疇昔師授令免拜跪顧或榮問對曰老臣自處山野
不知老之將至世事不與因山妻謂臣曰汝主人即
君今為天子何不往拜冀免寒飢以畢殘齡臣不覺
懼恂忘老耳嗣主甚加哀憫問其子息對曰臣垂老
有子尚幼遂署秘書省正字厚賜粟帛鹽貨放還尋
卒彬生平虛懷好道積有年歲觀其出處未見功勳

然彬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未殂前常指之謂
家人曰吾死可葬於是既葬穴其處乃古塚爾觀其
間儼然且絕朽腐之物復見一石燈臺上有漆一盃
壙頭獲一銅牌上鐫篆文云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
埋漆燈猶未熟留待沈彬來由是壙之其子廷瑞亦
為道士性嗜酒酷于風雅常遊守宰之門皆貴之呼
為沈道者然坦率不由刺候每直造階署而坐者數
數矣會宰治訟繁劇廷瑞輒醉至因忌而戲之曰沈
道者何日道成時廷瑞乃應聲奪筆就几而書曰何
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

體含仙骨俗爭知云云宰乃慙謝常衣褐單弊稍覆
其體雖至窮冬凝沍風雪凜冽不加纊帛而安顏若
故或人憐遺之衣服亦多轉施貧寒或佯遺忘而已
後卒于玉笥山死之日有人見乘舟江上而去後視
其壙陷裂尺餘矣

江南野史卷第七

陳省躬

周彬

孫魴

鄧洵美

李家明

潁川陳省躬者南昌人

昌或作安

少負辭學與徐鉉兄弟友

善先主輔政射策入仕累官至廬陵永新令在任明
察體理吏不敢欺敏於判郡部民交訟不下吏議面
訊其由窮省情素立分當否不勞按驗兩造甘愜其
訟自弭復恃其才幹往往判返郡符時柳衡之盜入
境暴掠民有防戍健卒禦杯多為所殺省躬遂給府
緡市棺殯葬郡下符讓其專輒俾認愆疑省躬怒遂
判府後云開官庫使官緡買棺木葬官庫何過之有

於是緘而遣之郡守覽而不能屈部有教人者引及
知見郡吏贄符命之其人竄逐遂恐迫其婦婦懼乃
自經省躬械繫郡吏仍致辭於上曰一夫抱恨六月
降霜一婦聲冤三年大旱本為教人却致殺人請加
刑罰由是抵罪然有過設陷刑者理者可憫嘗哀而
出之其佐乃有蕭某者執法不回捐牘不署蹈禮不
迨而與令爭令欲毆之大罵曰臭下輩蕭對曰啞又
手既是下輩行奉者却是上輩令慙謝時太守武士
也聞之怒其佻慢乃使召之既至下吏按驗省躬乃
寫籀文答之吏稱不辨省躬批曰何不使倅拭瞎讀

之吏示倅亦不辨於是遣還省躬謂人曰今朝廷識
字唯僕與徐家兄弟爾餘奚足算哉初南越王劉隱
之子跨據交廣絕朝貢之禮李太保使諷後主俾以
書檄諭以禍福朝議以省躬才辯遂任為佾既逾嶺
至韶廣後主使水道而進既登舟遂以重幕幕之舟
中之人略可相視逾數日又重幕圍之使登岸屣步
纔十許里至館中供帳頗異於常主使勞慰燕飲累
日忽且舁饋贖之物并報函復圍而遣至水濱登前
所幕舟日夕唯聞牽駕之聲然不知其泐沂七八日
復至韶而還死于舟中者數人者躬在治產一子逾

月將名之間廳吏蕭德之曰汝有幾子對曰有男五人省躬小名之曰蕭六省躬為人雖醜疾邪惡然利于貨賂邑豪龍氏誘殺柳衡歸明人戶迨百口取其于省躬驗其謬實龍竊知之饋白金迨千省躬受而偽諾之乃報必曰波殺之矣故時不多其為人入中朝位不顯達者良此之由也故參政彭年乃其子蕭六焉彭年大中祥符初與內翰晁公令相王君四人同知貢舉省榜將出入奏試卷天下舉人壅衢而觀其出省諸公皆慘頗具容獨彭年揚鞭肆目有驕矜

賈衡之色榜出其甥不在選中遂怒入其第會彭年未來於几上得黃勅乃題其背云彭年頭腦太冬烘眼似朱砂鬢似蓬紕幸叨三字內荒唐仍預四人中放他權勢欺明主落却親情賣至公千百孤寒齊洒淚斯言無路達堯聰彭年見怒不獲已遂挹勅入奏真宗見而不悅因釋其罪彭年好勢附寵常與丁相樹黨不顧已因人釋褐復更科場體式妄立法制考覆程試結怨士人後雖數月而卒時人謂之金手而非鼎鼐之器也

周彬世為廬陵禾川人自少不治產業伏膺儒學刻

苦修進俾晝作夜其婦嘗讓之曰汝徒自如是卒有
益乎汝家兄弟皆能力稼穡營已囊箱豐益汝之不
調而無思悔畢向如何答曰卿嘗與吾市油數金是
亦力穡營已而已但歲晚必得力及聞先主鎮金陵
囊文而往未幾會禪代歸姓制度草創無取士之科
將有事於圓丘募四方英秀各為祝史之文彬之所
著特加選用遂署諸衛巡官嗣主與太弟景達貽書
交辟置之門下錫賚頗厚得遷省拜以所賜緡帛金
幣陳列于庭謂婦曰吾昔與卿同營已者今日一成
矣比諸伯叔何箇為勝耶尚能讓于吾乎妻答曰斯

男子之事非婦人女子之所能知時邑人有侮慢之
色彬數歎曰昔魯人俚孔子謂之東家丘者果然入
金陵待選授大理司考滿以母憂歸葬謁本部令直
造其廳署令詰之曰公雖朝省直寮其如桑梓之禮
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于茲有如白日及復建
康數月如前官歸宰本邑令慚謝而去鄉里相慶榮
其畫錦然為政廉平恩仇不錄將解邑申耆艾緇黃
輦數百人詣郡上疏舉留遂連任七考有相訟者以
理和解之而無適莫既復選嗣主錫以銀章茜綬以
本官居職持法平直不阿權要朝廷憚之累遷尚書

郎出授武昌節度掌書記守江夏令未幾而卒
孫魴世南昌人家貧好學長會唐末喪亂都官郎鄭
谷亦避亂歸宜春魴往師之頗為誘掖後有能詩名
嘗與沈彬及桑門齊已虛中之徒為倡和儔侶屬吳
主行密據有江淮遂歸射策授郡從事與沈彬嘗
遊于李建勳為詩社彬為人口辨能評較人詩句時
魴有夜坐句美于時輩建勳因試之先匿魴齋中候
彬至乃問魴之為詩何如彬答曰人言魴非有國風
雅頌之體實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何足稱哉魴聞
之怒突然而出乃讓彬曰公何誹謗之甚而比田舍

翁言無乃太過乎彬答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
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爐上作而何闔座大笑善
彬能近取譬也及題金山寺云萬古波心寺金山名
日新天多剗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夢驚濤濺
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有集僅百篇皆此類
先主受禪累遷正郎而卒
鄧洵美世為湖柳郡人少有敏才工詩長于賦頌天
祐中與連人孟賓于並為廉使李侍郎所薦入洛陽
與故李司空昉同年擢進士第以天下喪亂諸道割
據遂還鄉里為潭州節度使馬氏所辟署職郡縣常

怏怏不愜心僅十年間昉奉使湖南求訪洵美既見
懽情好洽不替曩昔且惜其才富位卑滯于侯國昉
旣行因請齋致京師馬氏餞之為鵠而卒洵美晚娶
無子有三女貧瘁流落風塵澧陵人盧氏聞洵美名
憐而構之歸以其女妻于儒家先是太常丞陳度有
薛孤延闢雷賦頗為時彥所推尚而洵美集中亦有
此作復語句皆同而首末小異未知誰氏之述也

李家明世為廬州西昌人嗣主時為樂部頭有學解
滑稽善諷諫為時所推從嗣主遊後苑登于臺觀盛
望鍾山雨曰其勢卽至矣家明對曰雨雖來必不敢

入城嗣主怪而問之家明曰懼陛下重稅嗣主曰不
因卿言朕不知之遂令權務降半而征之及見牛晚
卧樹陰嗣主曰牛且熱矣家明曰臣不調敢上絕句
曰曾遭竄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背斜陽嚼
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時左右宰臣皆慚免冠謝罪
宋齊王只產一子輒死齊王哭之慟逾月自親王宰
寮勉之不止家明謂主曰已能止之矣大王當復厚
賜王許諾家明遂作大紙寫上書云欲興唐祚革強
吳盡是先生設計謨一箇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
何如乘風放之度至齊王第遂絕其縷令墜齊王見

之慚感而止家明遂大獲緡帛後嗣主於苑中命元
寮臨池而釣諸臣皆屢引其鱗唯嗣主無所獲家明
見其猶豫乃曰臣昧死敢上芻蕘曰玉甃金鈎興正
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道君王合
釣龍嗣主因善喜燕極權而罷及嗣主加王弟景達
等官而恩澤未及臣下因賜享醺家明乃入末作二
翁婦而出列坐令其新婦每進一飲一食皆輒拜獻
而禮頗繁劇翁婦怒而責之曰新婦自家官自家家
何用煩拜耶嗣主聞之曰孤為一方之主而恩不覃
于外孤之過矣家明之過亦宜乎因厚賜之而加百

官焉先是建州王延政與閩州兄延義有隙遂各稱
帝嗣主遣將平之俘延政及百官入建康尋封王遂
命王公宰寮之屬燕其第時遣家明率樂部往延政
齋于賄賂家明怒其寡而譏之曰賤工無伎大王優
賜不敢奉命然告大王乞取一物延政曰吾家所有
唯汝之命家明曰大王平天冠今且無用家明敢請
之延政默然漸恨而罷自是怏怏發疾而卒時家明
母死欲歸葬會嗣主聽政之暇坐于便殿秉筆于琬
琰上開書草字家明因詐曰臣每竊學人署字與之
不疑嗣主曰卿能學孤為乎家明曰臣雖愚鹵願効

神蹤嗣主乃於麻紙上六押字命試學焉家明得之
輒於草字上書云宣州於上供庫錢支二百千付家
明安厝母親嗣主見之大笑因而賜焉從嗣主幸南
都時既劃江舟楫多從南岫至趙屯因輟樂停觴北
望皖公山謂家明日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耶家明
應聲對曰龍舟輕颺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
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嗣主因慚俛首而過
及後主嗣位家明老而無寵焉

江南野史卷第七

江南野史卷第八

江夢孫 陳陶 史虛白 孟賓子 孟貫

江為

江夢孫字聿脩九江湓城人祖禰不仕以儒道自高
夢孫少傳先業頗蘊藝學旁貫諸經籍茂聲譽遠近
崇仰諸生弟子不遠數郡而至者百人春誦夏弦以
時講聞鼓篋函丈庠序常盈先主輔政欲廣賢良之
術聞其德業遂以幣帛聘之數四不得已乃起既至
為雲閣郎甚被親禮委之薦進時謂得人迨數年忽
自陳曰僕少長白屋頗知民間利病邑宰之政可以

存革深弊願效一縣庶竭愚鄙先主不許曰令長之職徒勞之任與臺閣之資清要不同夢孫曰苟獲所請無憚勤匱先主見其懇迫求且不已遂授近畿天長令既至縣吏告不寢大廳妖怪所憑前政居之不夕而死請止便室以避其凶夢孫不從謂曰苟如是我自當之既夜半果有鬼魅呼嘯而至掀投床几復如門戶召云令出夢孫卧聞答之以喏乃整朝衣秉執出戶爇爐奠爵而祝曰不知何人輒敢召令吾為民長必有正廳以衙群吏汝或為神必當受民祭祀合聰明正直與百姓為福何乃非理與王者之宰爭

居其地驚撓正人况吾以忠事主以信示人所為不二寧畏於汝汝若不悛其過乃更為厲則日月星辰昭晰于天吾當具奏請行誅戮雖汝後悔亦不晚乎由是聞然至今乃絕於是召鄉里高年存問疾苦蠲其非征任其便利有害于政者必表罷之見官槽有馬因問之左右對曰昔部民競之窮按道理各有所據前政未能區別遂繫于官且二年矣夢孫曰今固亦爾吾聞管仲之馬識道王牯之馬知其故第遂命二馬至於郊外放而視之任其所如其馬久糜棧皂偶解羈束遂奔數十里果入一主之家其訟遂息先

主聞之彌加敦獎未幾稱疾而罷先主曰夢孫果賤
宰字之卑不能久居乃命代還有老幼遮道泣留迨
十數里至都恩辭歸鄉里先主固留不止既還家
門生弟子復至乃率身耕稼躬事繼母旦則冠帶入
門溫清親饋飲饌退更常服力操耒耨耘暮而歸易
衣侍膳畢然後就庠序集門生弟子說釋經義如故
時有生徒請之曰吾聞詩者經聖人所刪致遠而泥
然其間何謂兄弟閱于墻如是則聖人使人閱于內
而後禦止于外耶夢孫徐而答曰大哉子之問乎此
疑為閱字似非為閱當時竹簡訛缺傳之者誤亦猶

春秋書閏月之義者也又拱而立曰夢孫昧學不敢
輕議其旨諸生宜自取其長焉其為人敦讓謙不有
如是者時號為搢紳先生一門敦睦如一子孫學業
各授一經孝禮兼持江左稱之為最卒時八十有五
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幾千人而服纓經徒跣者百許
嗣主聞之美其才茂德逸故贈國子司業優賜葬物
其後門人弟子仕顯達者太平初夢孫解職而歸有
群盜謂有貨鏹遂掠其家夢孫聞其至巾帶迎候使
烹大豕為設飲食于盆盎中疑其俱鳩不食乃對之
先飲七甌及啗數鬻然後與之食畢遂罄家所有寒

燠衣襦襪袍器皿之類盡置之既行見一鼎蓋尚在
夢孫曰彼若遺此乃為不具之器遂遺與之群盜皆
驚歎曰吾輩小人實輕瀆君子是夜還置其所剽之
物於門外而去夢孫啓戶見之一無所失焉

陳陶者世為嶺表劍浦人幼業儒素長好遊學善解
天文頗長於雅頌自負台鉉之器不為干託既至南
昌謀往建康聞宋齊丘秉政凡所進擢才彥名非顯
達自計與齊丘鑿枘終不克納必為所屈乃翻然築
室居西山以吟咏自資會齊丘出鎮南昌因有浦安
之覬乃自詠曰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踈

陶少與水曹任晁相善又寓之詩云好向明時薦遺
逸莫教千古吊靈均嗣主知而未及辟之會彗孛且
見陶乃嘆曰國家其幾亡乎遂失淮甸嗣主南幸以
冀苟逸迨至落星諸將欲往問然陶所居不與俗接
唯嗜鮓一啗或至千嚮遂使衣商賈之服賈鮓往既
至陶即時出乃問官家龍舟將抵何處對曰已達落
星矣因問陶曰星可避耶答曰落星不還何俟嗣主
躁撓不俟返命已至南都既數日詰旦殿庭忽見殘
璋一脚視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所以遂往詢
之陶曰昨暮乃狼星所直故爾嗣主嘆曰直鴻儒矣

將召見會嗣主殂後主卽位知其運祚衰替遂絕摺
紳之望以脩養燒煉還丹為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
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又云磻溪老叟無人用閑列
查黎教六韜又曰近來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卧
龍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僅數十種開寶中常見
一叟角髮被褐與一鍊師昇藥入城鬻之獲資則市
鮓就爐二人對飲且啗傍若無人既醉且舞而歌曰
籃采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
崖拍手歌時人見其縱逸姿貌非常每飲酒食鮓疑
為陶之夫婦焉竟不知所終或云得仙矣

史虛白者山東人世習儒學長而富文與昌黎韓熙
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相與渡淮會先主輔
政偕詣建康聞宋齊王總相府事虛白乃放言謂人
曰彼可代而相矣齊王聞而恨之然欲窮其伎乃命
寮屬宴之以倡樂賦之以牋翰使木奴索諷弄多方
擾之虛白談笑獻酬已貽他和口手應接曾未暫滯
衆不能屈乃延語政治多引湯武伊呂之說齊王之
志乃霸術以虛白為迂略機務乃引見先生說之曰
今君據有江淮摘煮山海人庶豐阜京洛之地君家
先業今且亂離人思舊德君苟復之易若屈指先生

雖喜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鄰境未暇他顧與韓熙
載並署州郡從事聊以羈縻俟更大用而虛白意頗
不平恥其初言失因褻博衣帶縱櫟南游至廬山與
佛老之徒耽翫泉石以詩酒自娛不干世務久之嗣
主卽位韓熙載薦之詔至金陵命登便殿燕飲與之
計事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
預知因醉溺於階側嗣主曰真處士也遂賜田五百
石還迨十年嗣主幸南昌旣至皇子渚復使召至問
曰處士隱居必有所得乎對曰近得漁父一聯乃命
誦之虛白曰風雨揭却屋全家醉不知嗣主聞之為

之變色賜粟帛遣還未幾而卒有二子次舉進士長
早喪孫溫咸平中擢進士第

孟賓于湖湘連州人少修儒學早失其父事母以孝
聞長好篇詠有能詩名天祐末工部侍郎李若虛廉
察於湘沅賓于有詩數百篇自命為金鰲集獻之大
為稱譽因採擇集中有可舉者十數聯記之于書使
賓于馳詣洛陽獻諸朝廷皆為數之其譽藹然至明
年春與故李司空昉同年擢進士第尋屬喪亂遂歸
寧親數歲天策府馬氏辟為零陵從事及江南攻下
湘沅賓于隨馬氏歸明嗣主授以豐城簿尋遷滄陽

令因贖貨以贓罪當死會昉遷翰林學士聞其縲紲以詩寄賓于云幼携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塵喧洛下近年詩債滿江南長為邑吏情終屈縱處曹郎志未甘莫學馮唐便休去明君晚事未為慙後主見詩貸之復其官未幾求致隱于玉笥山自號群玉峰叟與道家流遊處迨期年後主以水部員外郎起之金陵陷賓于遂歸老連上時吉平秘閣郎馬致恭送以詩其斷章云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頭船既而未幾卒八十餘矣賓于嗜賂出宰縣邑未嘗一處無贓汙徒有詩名人不多之初賓于

入江南生子名曰歸唐少亦能詩就廬山國學遂得瀑布詩云練色有窮處寒聲無盡時鄰房儒生亦得此聯遂交誦其句助教不能理因送江州各以全篇意勢定之而歸唐勝大為時賢所仰遂應秘書省正字吉州民據歸大化遷大理丞因失降袁州司一遂致仕

孟貫世居嶺表為建陽人少好學出遊廬山與江洎大諫楊徽之同學友善故徽之詩集中多與貫為者顯德中周世宗征淮南幸廣陵貫潛度江以所業詩一集駕前獻之世宗覽其卷首貽棲隱洞譚先生詩

書至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宣貫曰朕以元戎問
罪伐叛弔民非懼強凌弱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
則可如他人鄉應不免矣遂釋褐授官後不知其所
終焉

江為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于建陽因家焉世習儒
素少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貺酷于詩句二十
餘年有風雅清麗之態時已誦之時金陵初擬唐風
場屋懸進士科以羅英造為遂入求應然獨能篇什
辭賦策論一辭不措屢為有司黜為因怏怏不能自
已乃還鄉里與同黨數十家連結欲叛入錢塘會其

同謀上告郡縣按捕得其逆狀盡誅之將死猶能呼
詩以貽行刃者初嗣主南幸落星渚遂遊白鹿國庠
見壁上題一聯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
筵乃謂左右曰吟此詩者大是貴族矣於是為時輩
慕重因茲傲縱謂可俯拾青紫矣

江南野史卷第九

汪台符

胡元龜

張翊

劉洞

林仁肇

汪台符者歙郡人少好學博貫經籍善為文章不逐
浮末有王佐權霸之才見唐末天下苦于兵戰遂居
鄉里執耒力于田穡先主輔政移鎮金陵遂詣上書
陳民間利害之說有九患書上為宋齊正所沮每論
議私詆訾台符謂雖有其言必無其行先主猶豫未
之果信齊正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訐之曰聞足下齊
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稽字齊正慚而改為子嵩後
使人誘與飲酒夜縛其口沉石城下先主聞而吁嘆

久之頗憾焉洎昇元年中更定民田諸般物產高下各為三等私額民獲均輸令為定制及使民糴請鹽罷其科徵別借薄征商旅貨鬻則收不則聽往舟無力勝郡縣奚胥降而有限致民數十年小康者皆出自台符之言焉

胡元龜世為廬陵人居永新少有俊才常候本邑宰見其風貌瓌傑而禮超生獲欲窮其藝學因新畫屏為戲珠龍乃曰請子詠之元龜執簡造次而成因諷宰受賂云翻身騰白浪探爪攫明珠宰為設飲饌盡懽而罷後有人為宰發之宰怒使人追捕欲苦之元

龜亡入金陵會吏曹徐郎以賓館之未幾郎為子娶親迎之夕畢命僚族設牋管徐有同舍郎在坐問曰今夕詩相為誰答曰有螺江湖造士焉郎大咤以題試之元龜援毫裂牋不刻而成郎覽之頷而已元龜以迴文詩嘲之郎辭以賦題又連飛數章譏切皆以迴文體郎一辭不措偽醉而去由是眾慕之徐薦於宋齊王遂射策入官授文房院副使迨數年歸寧省天威都虞候張鬱征桂林班師與元龜有故訪其第親拜其母留數日宴飲而去入授撫州臨川令頗著政績時齊王景達出鎮而元龜朔望起居頗有慢色

又嘗凌辱王府公僕嗣主知之將代之有訟其婦者
元龜目之乃曲道兩離之自娶而與去訟主詣金陵
發之按窮其事免官徙廣陵數年會赦求叙理不報
遂著叛呈怨詞三十首皆傳俗口國家聞而鳩之死
年迨強仕矣

張翊其先京兆人世綿官緒唐末授任番禺屬劉隱
將據交廣弃官北還至潭衡間馬氏已有潭澧挈家
亡入江南至廬陵禾川見廬陵沃壤乃貨囊琛以易
產畋而居焉及翊兄弟長力先業能屬文入廣陵先
主輔政以射策中第授武騎尉先主移鎮金陵隨渡

江見知宋齊王署府中從事嗣主代立例受慶恩求
以寧親授虔州觀察判官西昌令假道還里人榮之
在任著政績然性褊躁恃才靡寬怒好狎侮同寮凌
暴左右被鳩而卒昔往禾山有大舜二妃廟邑中紫
陽觀新興佛閣碑誌皆翊所撰其文婉麗今猶存焉
弟惟柳幼以通誦二經中童子迨成人授蘄州黃梅
尉周世宗下淮南起為武昌崇陽簿復入選授廬陵
令既代未行而金陵陷疾作而卒

劉洞世居建陽少遊學入廬山師事陳貺學詩精究
其術既卒而洞猶居二十年長五言詩後主立以詩

百餘篇因左右獻之後主素聞其名喜而覽之其首
篇乃石城懷古詩云石城古岬頭一望思悠悠幾許
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掩卷為之改容遂不復讀
其餘者洞羈旅二年俟召對不報遂南還廬陵與同
門夏寶松相善為倡和儔侶然洞之詩格清而意古
語新而理粹常自謂得浪仙之遺態但恨不與同時
言詩也或曰先生道既如是仍為善於寶松乎答曰
吾為汨汨揚波而已為虔州節度使陳德誠知重及
金陵將危洞乃為七言詩大榜路旁云千里長江皆
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卿草奏內陰陽

日暮好沾巾蓋潘祐表云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也開

寶中卒于吉陽山其遺集行於世

林仁肇世為建陽人仕郡為裨將兄仁翰為福州王
延義內兒謂之南廊承旨先福州連重遇殺延義立
朱文進為主以拒建州王延政時仁翰殺重遇與文
進以城降仁肇少勇毅膂力絕人與陳鐵齊名身長
六尺餘姿貌壯偉在建州立戰功陷歸金陵嗣主見
而竒之署為將周師攻淮甸仁肇出援壽春與劉仁
贍相應攻城大寨斬俘甚眾及復濠州水柵累有戰
功授淮南營屯應援使周師於正陽旦浮橋而渡仁

肇帥勇敢之士載芻藁乘風潛至將燒絕橋道為返風所拒火不及發合戰退惟仁肇乘單騎而殿周駙馬都尉張永德猿臂善射發無不斃人皆神之自岍見而射之其所親乃喝曰這漢中口矣仁肇格去永德曰不知何良將也未易可圖及割地以前官鎮潤州頗有功能善撫養士卒復鎮武昌迨周世宗朝李重進據揚州不順太祖征平之既而淮南無屯戍諸郡所守不過千人仁肇密說後主曰今宋朝前年征蜀今取交廣還往數千里師必罷弊請假臣兵數萬北渡直抵壽春分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

取復淮旬勢如轉丸縱彼來救亦一二矣臣當據淮對壘而禦之復請臣起兵之日聞于北朝言臣據兵竊叛苟成事功濟國家受利不利則請族臣家以明陛下之不二後主懼其無功徒勞社稷乃不從開寶中以仁肇為南都留守南昌尹太祖欲平江南患仁肇勇略私於仁肇左右竊取其存神侯江南朝貢至以示其使曰汝以斯圖何如對曰此似神本國林仁肇因曰仁肇且將至矣又使微指其空館曰斯仁肇之第也後主聞之不知其權遽使鳩殺之不二年王師渡江仁肇少有風疾其息氣頗穢時謂之肺掩不

正及遇鳩而家人疑其不穢尋病而卒

江南野史卷第九

江南野史卷第十

盧絳

朱令贇

申屠令堅

劉茂忠

盧絳字晉卿世為南昌人其父唐末仕南平王鍾傳

署館驛巡官有子七人絳乃其仲也少好學無不研

精頗通大義不能治產業每縱俠與博徒游初西京

作坊副使尹承諤少於後主世獻利便歸吉州興運

迴務以資國用路過南昌絳能書計辟為卒務吏數

年暇則從屠角觝葷飲食無何貧困乃欺竊官緡

罪當棄市承諤且發絳懼易儒服逃於塗陽土豪陳

氏家尋會赦獲免旦夕與陳氏諸子乃雜錄六韜

之屬陳知其識度狀貌非儒家流乃謂絳曰吾竊知
子頗有謀略今國家方急賢豪非子窮委之時也願
厚貨賁而遣之絳不獲已而行至豐城為曩昔交游
無賴輩相率飲博數日之間囊橐皆罄遂無聊入南
昌兄及母弟皆唾鄙不錄遂慙憤入廬山
國學與諸葛濤蒯鰲等喜不聽讀唯以屠沽販
諸生中有篋笥稍豐而吝者則強取之弱
者舞之及山下尋有嗇於賔道者乃陰持禁物誣
之俾出緡帛洞中流輩號為三害及朱弼新除國子
助教欲疏理其罪絳遂亡入金陵既至塊然旅邸素

無知舊裂裳既匱遂薄游京口往來壁澗寒雪薪炭
若桂少有膂力乃踊折簷椽而燒時有守困吏見而
壯之延歸既久遭歲飢吏無以給因俾絳夜躍困簷
自氣樓間入竊官粟數十往一夕入見長人先立困
中絳於是奮搏而束之乃為一柱冷若冰鐵頃之失
所據乃懼而出遂中疴疾逾月既乏資給疲瘵且極
忽夢一白衣婦人頗有姿色謂之曰子之疾當食蔗
卽愈既詰朝見鬻者絳揣囊 之一錙唯有唐
韻一冊遂指易之其人曰吾輩乃 將此安用
哀君欲之志切遂貽數挺絳喜而食之至旦疾損資

用窘躓常默默不自持迨數夕又夢前白衣婦人謂
絳曰妾乃玉真也太尉富貴將至可詣都城妾有一
詩一緡以助行旅十年之後於孟家陂上必當奉見
歌其詞曰清風良月夜深時箕帚盧郎恨尚遲他日
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言訖而去絳驚覺因
思其語呼予為太尉乃惘然又不測孟家陂之說展
轉臥傍果獲其緡由是自負襟懷豁然入金陵畫策
詣後主上疏陳京口至壁澗數要衝之地宜立柵屯
戍廣設備禦利害數十事絳素有口辨敏捷數日未
報復為書詣光政陳喬見之與語數日遂大奇之因

表署為本院承旨使督百卒任所陳利便經營制置
頗見幹績尋就轉沿江諸屯兵馬監押兼巡檢

卒少年便於舟楫押習水道者得馬雄王川軍

等數十人立為偏裨校倅督卒伍號令日

習水戰節以金鼓使知前却示以旌旗指麾行列部
分次序進

運如飛時有一艘應命稍稽遂

斬其長復試之可使蹈巨浪累於海門遮獲越人船
舫百餘艘鹽數萬石獻之後主賞其功遂封爵柱國
及王師渡江剋池州急召還授凌波軍都虞候城外
沿江都部署王師屢攻秦淮口水柵絳率舟師援之

前後與都統軍皇甫繼勳與鄭彥華等忌絳功名出
己上說後主遣之出援丹陽絳因率大部舟百艘為
八字列陣而行曹彬等識絳所部開圍出之既至京
口舍舟登岸與之三戰越人三北其圍遂解乃以為
潤州節度使守太師自絳出建康水陸之攻愈急後
主數詔遣還為左右所沮未幾宣州叛乃授絳節度
使討之遂平其城金陵陷諸城皆下唯絳等不順謀
割據嶺表使建州刺史陳德誠等往諭之過歙州龔
慎儀閉門不納絳怒曰慎儀乃吾故人何故見拒使
馬雄攻之城陷慎儀朝服而出為雄所殺既而絳弟

昇太宗詔旨委諭罷兵入朝絳遂聚將校議之王川
軍之徒皆厲聲拒命不從絳欲殺弟而行弟乃私請
之曰兄今不順詔命乃獨善一身其如老母一族三
百口何絳乃與會先鋒曹翰使齎鐵券至絳乃與馬
雄張三十四等數人脫身夜亡餘衆亦潰曹翰使衛
送京師既見上問絳曰卿何不早歸朝廷勞朕詔命
對曰臣受李昱厚祿只知事李昱未知事陛下上曰
李昱已臣妾于朕卿於草野何俟曰臣聞李昱歸命
未受王爵故臣未歸上聞其言頗忠亦宥之授冀州
團練使既數日入授

命曹翰亦入馬雄方

侯恩于外時龔慎儀猶

等以手版擊之

遂闌入殿門穎因稱臣聞其言國書有言殺上怒方

詰絳等曹翰先鋒被宣歙二郡

因入奏曰盧絳乃一姦賊陛下存之為

矣况冀州乃邊境之郡而使有重權不可上命皆斬

之

絳呼曰陛下以鐵券詔臣恕之以死今以微罪

一旦見殺千古之下且彰陛下之無信上曰朕為龔

慎儀殺賊而已何負於卿既出乃呼延贇嘗視行事

將至梁門絳遂顧見擁一白衣婦人來宛同昔日夢

中因歎曰玉真夫何至於此乎贇問其故絳乃白其

夢將斬之絳曰萬乘帝王斬一偽署節度使可無擅

褫乎贇使馳奏上遂賜之絳復問孟家陂持刀者曰

斯場是矣因數指迨今十年嘆曰昔日夢今果驗矣

死復何恨玉真姓耿氏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當枉

法與絳同場斬焉絳孫器有文學今登進士第矣

朱令贇不知其先何許人乃大將朱業之從子少隨

業征討初署為小校拳捷善射河目軍中號為朱深

眼後以軍功累為神衛軍部虞候開寶中林仁肇鎮

南昌數年卒遂以令贇領其郡王師征金陵令贇于

潯陽湖口縛大筏萬里載糧軍器凡數十萬戰艘上

具爐炭將斷采石磯浮梁以援金陵既成或說之可
乘盛夏江流泛溢時便風其勢迅急可以成之令贊
不從至冬遂帥水陸數萬進行數日至虎蹲州與王
師遇令贊不曉兵機將戰獨乘大航高十數重危簷
與親信千人上建大將旗幟指靡而進王師見之聚
舟併兵攻之令贊勢蹙遂使火油磯以禦之屬北風
勢驟迴焰逆星倏忽自焚燎及大筏於是水陸諸軍
不戰自潰令贊力窮投火而死旬日

柴再用

煙焰不絕獨其子脫身奔南昌為節度使
自是建康失援而陷矣初軍至石牌營

子所
于
敗

濛又不見掌外人望其氣如虹上巨
祥之兆也因殺數十人不數日遂

申屠令堅山東人自少無賴好博膂力絕人晉漢之
間為盜犯法州部繫械入京師將至遂賂守吏曰吾
今見不死則為一健卒君等皆吾州鄉之人吾與嗣
可飲數甌以為永訣時守者皆醉因夜亡歸會賊帥
咸師明等掠淮北衆至千餘人令堅因往與官軍轉
戰殺傷頗衆群賊勇之後帥師明出援壽春與林仁
肇應援劉仁贍同破城南大寨及復濠州大相時勇

冠軍中左右奮擊前無勅敵因是錄功授神衛軍都
虞候後主立益見親任常居侍從開寶五年除吉州
刺史委以邊務既至緝軍事完治城池鎮遏邊鄙
頗有節制及建康陷後主委諭至命以順命令堅私
約袁州刺史劉茂忠及殺監軍侍其積割據不降未
發而卒令堅未死二年間夜不安寢目或瞑夢與人
鬪戰往往踴而叫呼所畜歌妓十數人常分為二至
昏而代自夕迨旦令聲樂歌舞宴飲以
獲假寐而已及死之夕若中風狂
於靈內如與人搏擊踰時而絕

劉茂忠其先彭城人後世徙居廬陵

族實繁江南自嗣主委政之後法令彌弛預

境兩地之民互相侵掠不能禁止茂忠自小略

通不事產業以豪縱自居亦逐其酋帥曰息

夕恣驚剽鄉里利其資貨頗為人害為郡邑所捕屢

抵大罪會赦貸死與其徒黨各被繫械于金陵籍為

官卒時上江群盜趙晟蕭榮彭先等數部聚其徒至

數百深潛崑穴出恣暴惡郡邑患之官健不習險阻

收捕累年不獲茂忠乃上言乞就擒以自贖因許之

歸遂入為先唱掠分財帛多推與之及得術士孤

虛壬遜星禽占候風角之書遂伏而試習之皆驗衆
愈信之因熟往還其約吏為內應一旦掩擊殆盡
榮等屢戰平之

時廬陵鷓鴣洞盜有吳

先者乃故縣胥獨

皆莫之信捕之不獲

茂忠遂鞭所親信二人詐得罪奔先示以創先果信
而勿疑未逾月斬先首其徒遂潰州里慶之呼劉小
僕射郡錄功復入金陵後主署吉州在城兵馬都押
衙錫賚優厚復遣還與郡守同修營版築衆迨萬數
皆悅從之役未期而就復召入授袁州萍鄉制置使
委以捍湘潭之境既至撫緝士庶明法令騎步精練

若指諸掌王師初圍金陵茂忠撫巡界上因與兵縱
獵無何遂獸出界而潭人知茂忠怒乘勢掠至澧陵
而還時潭衛巡檢使祖洎其副梁謀欲謀執仇議取
冬至日茂忠必讌會乃帥步騎及率白面潭民迨數
千而至緣邊營柵皆遁望樓烽煙驟起報騎亦至茂
忠乃會群吏議衆恟恟不能謀唯茂忠顏色自若因
命酒既數行報騎又至衆請行茂忠笑謂之曰今日
將盱如出師則主將不利遂使間道往設伏兵焚絕
橋渡然後躬擐甲胄帶鞬伏鏑亭午而行十許里與
潭師遇遂合戰迨晡勝負之勢未決茂忠乃舍騎自

步奔鋸親入少却因乘勝急擊衆大奔潰退遇伏兵
橋道既絕赴水溺者幾盡茂忠先購軍中獲酋長者
生致之時祖獲逸有持梁而至者茂忠令釋縛以軍
禮相見然後館之如賓及生得潭人乃指梁曰此國
家小嘍羅也迨旬餘使轉費于金陵至南昌為群節
所害後主嘉茂忠功績遷袁州刺史其餘軍佐僚屬
進職有差尋以建康不守後主為虜時吉州刺史申
屠令堅結之以抗不順屬令堅死而事寢因釋甲將
去袁入朝應郡府公籍二除賦外其餘科率軍旅版
牘並命焚之冀期更甚袁人賴焉行舟次淮汴修謁

稱袁州刺史詣主口岸者朱供奉見乃擲刺
於地大罵曰亡國之俘何刺史為令具榜帖乃

將陞其廳署復叱之令闕衣執杖庭參既至京

師江南何掠朕邊邑而殘賊士卒茂忠

對曰唯忠勇是奮雖陛下親征臣亦當

殞身不顧愨待之頗厚乃授登州刺史之

任既至未幾會前主歲供奉抵罪貶為郡將公見其
來亦不之憾令就職日兩衛俾立墀下供奉逾月漸
死在郡廉幹頗有政理迨太宗嗣位在賭博有露左
遷分司西京未幾會赦復資任闕昔茂忠微時常所

持鋸將有鬪戰必宿而鳴卽至殺戮及與潭師戰親
操奮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脅迨百餘輩因
敗其膊時遇陰霾卽加痛楚至是疾作臂不舉病數
日卒追贈某官茂忠本名徹後主以犯漢武諱為改
焉在江南日雖軍務繁劇處置無滯然延接下士不
但儒術皆揖讓周昞詢訪時務無不盡禮門館常盈
或時飲醪武僚相侔刺袁日郡君生一女處金陵城
陷為兵人所掠在師茂忠使女僕入諸營部托鬻衣
而竊求之遂表聞取還既至皆喜因暑夕與庭下月
坐茂忠方據案忽見一人自外躍劒刺之茂忠以案
自捍連舉數四而按迨絕刃不能中會左右執之送
軍巡司按訊斬之乃昔掠女兵也初潭師與其間有
貪佞好勇者皆先投祖梁署以萍鄉令簿之秩及敗
溺不還至今孤幼猶哭且怨茂忠焉

正南江南野史鄭樵藝文志載有二十卷此本止錄
十卷當再於別志察之

據南唐書音釋野史凡二十卷八十四傳今只
十卷三十四傳其非全書明矣

自野史... 軍... 會... 鄧... 會... 自野史... 軍... 會... 鄧... 會... 自野史... 軍... 會... 鄧... 會...





